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APR 18 1986

USA COLLECTION



PROVISIONAL

S/PV.2679

17 April 1986

CHINESE

第二六七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4月17日星期四, 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德克默拉里亚先生

(法国)

成员国: 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梁于藩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加纳

科纳都-伊阿多姆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科汤德兰博阿先生

泰国

甲盛汕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杜比宁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阿里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2-750室)。

下午4点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86年4月15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991)

1986年4月15日布尔基纳法索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992)

1986年4月15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993)

1986年4月15日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994)

主席：根据前几次安理会对此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还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贝宁、布尔基纳法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尼加拉瓜、阿曼、巴基斯坦、波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苏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南戈拉戈里先生（阿富汗）、迪祖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奥古马先生（贝宁）、奥菲德拉高先生（布尔基纳法索）、马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贝拉斯科-圣何塞先生（古巴）、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勒菲先生（民主也门）、胡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安德菲先生（匈牙利）、库纳迪女士（印度）、达马瓦迪·卡马里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萨姆瓦拉奇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尼阴都先生（蒙古）、贝略利尼·德帕拉列斯夫人（尼加拉瓜）、安西先生（阿曼）、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诺瓦利塔先生（波兰）、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实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比利都先生（苏丹）、奥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裴春宁先生（越南）和塞库利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我要通知安理会诸位成员，我收到了孟加拉国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被邀参加安理会对其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西迪契先生（孟加拉国）在安全理事会议事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理会诸位成员将收到下列信函的影印件：1986年4月16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该信件将于明天作为安全理事会第S/18013号文件印发。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大家都知道，在19世纪初，伟大的法国思想家的著作和法国革命曾对我们的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和其他独立斗争的领袖所产生的影响。自那时起，法国在许多方面一直是委内瑞拉和其他拉丁美洲的一个典范以及文明和文化的永久的源泉。鉴于这些原因，我们看到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感到十分愉快。自然，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将在你履行微妙的主席职责期间给予充分的合作。我们现在就能预期阁下所表现出的智慧、毅力、谦恭和幽默感将使你在担任主席期间取得最佳结果。

如果我不向您的前任、丹麦常驻代表比尔林大使致意，那可就失职了。他上个月出色地担任了安理会主席。他训练有素，外交经验丰富、机智灵活、镇静自若、比尔林大使证明他能够英明地带领我们完成上个月安理会纷繁复杂的工作。

我还要向杜比宁大使、我们新的苏联同事表示欢迎，他多才多艺，包括精通西班牙语。

昨天4月16日，委内瑞拉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指出

“委内瑞拉政府对前数小时以前在地中海发生的、并使美国和利比亚形成对抗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声明还说：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一贯致力于构成国际法律制度的准则和原则的国家，委内瑞拉反对使用武力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并反对任何破坏这一制度的基础的行为，这一制度应得到所有国家的尊重，并对我们来说是使人类免遭难以预见的冒险和灾难的唯一途径。”

我们真的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而且能够在防止和解决争端方面起到建设性作用；这种争端一旦继续下去定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我们有机会在讨论采取最为恰当措施加强安理会有效性方面发言，我们同意途径之一是众所周知预防性外交的说法。因此，我们这次准备支持安理会紧急呼吁缓和紧张局势，而不预先评价争端的事实；这样做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大家感到遗憾的事件发生了。

但现在再执行《宪章》第三十六条规定还为时不晚。我们认为按照《宪章》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安理会在提出适当程序或协调方法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仍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这才是恰当有意的行动方式。我们认为，单方或双方拒绝接受的决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它们不能考虑到问题的背景或其它方面，或因为它们不能达到所应有的平衡。正如一再重申的那样，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信誉是由于

一再不能执行安理会决议而削弱的。此外，很难在只谴责一方行为的决议上达成多数一致意见。

在此方面，我们赞同秘书长4月15日有节制而合理的声明，最后一段指出：

“秘书长认为，诉诸使用武力不是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只会导致进一步暴力。因此，秘书长向有关国家呼吁，停止紧张升级，行使克制和通过《宪章》有关条款解决这一危机局势”。（新闻发布稿SG/SM/3853）

如同安理会其它非常任理事国的中小国家一样，我们力量仅在于坚持《宪章》宗旨与原则和认真遵守国际法准则。但是，我们不会深入到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案子的法律分析方面。这一任务应由国际法院或仲裁机构解决，这些机构能够获得有关各方提供的证据说法，和由法律专家来进行辩解。

因此，在对导致这场辩论的中心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指出，当我们不接受国家间使用各种暴力时——这里再次援引4月16日委内瑞拉宣言的有关部分——我们既指武装侵略，也指个人或集团进行的暴力活动。在此方面，我们重申支持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大会第40/61号决议，该决议

“明确谴责在任何地方由任何人犯下的一切恐怖主义行动、方式和作法均为犯罪行为，其中包括那些危害各国间友好关系及其安全的恐怖主义行动、方式和作法。”（大会第40/81号决议，第1段）

考虑到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考虑到美国政府对我们所谴责的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美国公民死亡的痛苦和愤慨，美国如同安全理事会其它常任理事国一样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每一特权——否决权当然是一种特权——都应有其相应的特殊义务；否则，它将无用和不合理。此外，一般认为使用武力不是对付恐怖主义最恰当的方式。正如历史经验所表明，暴力只能导致暴力；有时，暴力循环会到达预先不可预计的地步。

在另一论坛，我们同利比亚一道维护两国利益；在联合国，我们同 77 国集团其它国家一道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我国作为一个拉美国家同阿拉伯世界有着历史的亲切感，阿拉伯世界在过去对拉美文明与文化作出过许多贡献。我们同样与美国在长期友好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种友好始于我们独立，而在共同致力于代表制多极化民主价值和两国密切贸易文化交往中得以加强。

这些纽带使我们呼吁双方与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进行合作，寻找结束已经带来严重人身物质损失争端的恰当途径。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极其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迪契先生（孟加拉国）：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 1986 年 4 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两国间有着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相信，在你干练指导下，安理会能够在此关键时刻采取具体行动。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丹麦大使比尔林表示赞赏，他十分出色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工作。

本次安理会是应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布尔基纳法索、叙利亚和阿曼，以及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要求召开的。审议由于美国飞机轰炸兄弟的伊斯兰国家利比亚首都和其它城市而导致的中地中海地区局势恶化。孟加拉国如同其它热爱和平国家一样十分震惊和愤慨地获悉这一消息。我国政府发言人于 1986 年 4 月 14 日发表一项声明，他说：

“孟加拉国对于美国最近对利比亚所采取的行动感到不安和失望。这一局势发展充满了使已经动荡地区武装冲突升级的危险。所有各方绝对有必要行使克制。正如《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利比亚如同其它独立国家一样，其领土完整和主权必须得到尊重。孟加拉国一贯主张在解决国际争端中放弃使用武力，呼吁所有有关各方严格坚持《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实质。”

在过去的几周中，我们极其关注地看到，由于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不断增加，地中海中部的紧张局势与冲突急剧上升。孟加拉一贯强调，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不论强弱贫富，都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中避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同样，这一伟大的国际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不应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更加令人遗憾的是，使用武力的不是别人，而是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受害者是一个发展中小国。同样不幸的是，这一事态发展出现的时候，国际社会正在搞和平年。我国代表团一贯强调，以任何借口破坏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都会形成危险的先例。此类行动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倘若任其继续，将会出现国际无政府状态取代法治的局面，对我们所有人造成严重的影响。美国对利比亚采取最新行动之时，安理会正在审议这一问题。这一不幸的事态发展不仅威胁到区域和平与安全，也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已经明确和坚定地为之加以谴责。我国代表团十分震惊地注意到，平民区遭到了进攻，致使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丧生，平民财产遭到损失。

我们十分注意地听取了前面各位代表的发言，其中大部分人都反对有企图以自卫权或对据说是利比亚所为的恐怖主义行动进行报复作借口，为这次进攻辩护。利比亚已否认这些指控，并宣布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活动。

我国代表团一贯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论是个人所为，还是集体所为，或是国家恐怖主义。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在上届大会上以一致意见通过第40/61号决议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该决议特别明确地谴责所有恐怖主义的行为，方法和做法，并敦促各国相互更密切地合作，根除恐怖主义这一灾祸。令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有人不但没有加强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反而以自卫权为借口，单方面采取行动。

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不能再任其进一步恶化了。我们敦促当事各方表现出最大的克制态度，以便缓和局势。目前受到威胁的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利益，

而是国际局势与安全。我们确实希望当事各方表现出温和态度和远见。我们真诚地期望，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问题上将能采取原则立场，以便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安理会能够也必须这样做——否则的话，它的信誉肯定会削弱。

主席：我谢谢孟加拉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全世界都知道法国人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全世界都知道，法国人在政治上是明智和敏锐的。全世界都敬佩法国的文化和语言。主席先生，你真正地代表了贵国的才能。你来到安理会之后，给这里的工作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我们都感谢你。如果说一个英国人向一个法国人表示赞美并非寻常之事，那么，本着竞争的精神，你应更认真地接受这一赞美。

我要感谢我们的共同的朋友丹麦大使。在我看来，他在一个特别困难和繁忙的月份担任主席，承受了异乎寻常的负担。他所遇到过的一两个问题大概是以前其他人担任主席时不曾碰到过的，但他却以杰出的常识和坚定态度解决了这些问题。

现在，我谈谈本次辩论的主题。

安理会面临着一个困难的问题。最近的事态迫使我们集中审议问题，这是我们若干年来已意识到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十分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以致我们避免从整体上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试图避开——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心问题，只是就事论事地解决其单独的表现形式。这个问题就是恐怖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并不存在。我们都同意，恐怖主义并非好事。更准确地说，我们都同意，恐怖主义是犯罪行为。例如，去年10月9日，安理会主席代表各理事国说：

“他们支持秘书长1985年10月8日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径的声明。

“他们坚决谴责这次没有理由可为之辩护的罪恶的劫持行为以及其他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扣留人质。

“他们也谴责在任何地方出现、由任何人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S/PV.2618, 英文第2页)

去年12月9日,大会在没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我要强调,没有不同意见——通过了第40/61号决议。该决议特别注意到,

“安理会和秘书长对所有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表示的深切关注和谴责。”
(前言部分第5段)

大会在同一决议中关切地注意到:

“近年来,恐怖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日益有害的影响,这有可能危及各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本身。(前言部分第11段)

在执行部分第1段中,该决议

“明确谴责在任何地方出现,由任何人进行或采取的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式与做法,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包括那些危及各国及其安全的行为”。(执行部分第1段)

它进一步

“促请所有国家履行其在国际法下的义务,不组织、怂恿、支援或参加在其他国家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或默许在其领土内进行旨在采取上述行动的活动。”
(大会第40/61号决议第6段)

几天后,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579(1985)号决议,该决议特别毫不含糊地谴责了一切劫持人质和绑架的行径,要求

“立即安全释放一切人质和被绑架人士,无论其在何地 and 为何人拘留。”

接着,安理会主席12月30日代表理事国发言时强烈谴责了造成无辜人丧命的罗马和维也纳机场无端罪恶的恐怖主义行径。他还说,安理会成员敦促根据适当的法律程序将那些指挥这种蓄意滥杀行动的人绳之以法,他最后还代表安理会成员表示希望

“一切有关政府和当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进行坚决努力，以制止一切恐怖主义行动、方法和行为。”

因此，我们都同意，恐怖主义是毫无理由的，并且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必须成为我们一般或具体地审议这一问题和采取行动的出发点。安理会已经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建立了这些基本原则。我刚才援引的大会决议表明，国际社会实际上已经把它作为原则而予以接受的。但有了原则之后，我们现在必须加以执行。于是，困难立即接踵而来。

恐怖主义能够、也确实存在于某一个国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举出众多的可悲例子。它具有政治根源，但主要被看作是一种犯罪行为。一旦恐怖主义分子被抓获，他们就受到适当法律程序的审讯；一旦被判罪，他们就受到惩罚。一个明智的政府无疑也会试图处理造成恐怖主义的政治问题，但它必须，也会坚持把恐怖主义分子看作是一名罪犯。我曾经说，只要有可能，国际社会也应该这样做。

我们都承认，大多数——也许尽管不是全部——恐怖主义都牵涉到政治问题，不管它们是否有理由。在国际社会内，安理会可以发挥主要的作用，来处理已经或正在失去控制的政治问题。当然，如果不经安理会、单独通过有关各方之间的和平谈判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更好。但安理会必须象每一个政府那样，坚决地不屈从于压力而进行谈判，也不允许它的判断受到恐怖主义的干扰。它必须坚持，在处理具体的案例中必须遵守恐怖主义就是犯罪这一条既定原则，并应该据此惩罚恐怖主义分子。

我已经提到了由于恐怖主义起源于政治争端而造成的困难。现在，我想说的不是怀有个人恩怨的个人恐怖主义，而是国家作为一项政策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动所造成的困难。我们已经对谋杀习以为常，把它看作一种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情。我们没有能够制止它，但我们却知道如何对付它。我们许多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国内的恐怖主义。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防止它的发生，但总的说来，我们知道如何对付它。

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它。不管其政治起因如何，夺去无辜之人的生命的恐怖主义就是普通的谋杀行为。但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即将形成的国家派遣特务采取这种行动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秘密的，其性质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这是一种执行国家政策的蓄意行动。国家发动的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性质的战争。我们必须学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对付这种行动——即谋杀，同时处理种种涉及到的政治考虑。一国政府发布命令进行的谋杀与个人进行的谋杀无异。而且，这种谋杀更加严重，因为首先，发布命令和采取行动的机构——即一个国家政府正在蓄意和残忍地进行这种活动。第二它破坏了国家和人民间的信任。

恐怖主义对于自由社会特别具有危险性。从本质上来说，自由社会不愿意最终诉诸武器来自卫，而一切恐怖主义、包括国家发动的恐怖主义却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国家发动的恐怖主义一方面利用自由社会所具有的民主的优点，另一方面又企图加以破坏，同时还使得无辜和守法的人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般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蓄意图谋利用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包括谋杀来颠覆其他社会的自由和民主结构。

我已经说过，现在时机已到，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应该正视恐怖主义这个严峻的问题。我们已经在此定下了原则，即恐怖主义是毫无理由的一种犯罪行为。我们已经促请所有国家履行其在国际法下的义务，不组织、怂恿、支援或参加在其他国家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或默许在其领土内进行旨在采取上述行动的活动。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原则，那就应该执行。

我们面前有了一个特别和猖狂、并且已被维持了多年的例子，即把恐怖主义——即普通的谋杀——用作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这就是卡扎菲上校的政策和行为。我们一直对此予以忍耐——也许是忍耐得太久了，总希望即使他看不出这一政策中的错误，那么他的朋友一定会看出来并帮助他改变。我们这一希望落空了。卡扎菲上校的朋友负有重大责任。

我不必多谈卡扎菲上校的恐怖主义生涯，因为许多事实都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它们也许仅仅只占他实际干的一小部分。卡扎菲上校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从未命令干掉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人。利比亚从未命令杀过任何人。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行动均不是我们干的。”我想没有谁会相信他的话。

这些都是说谎，即使那些谴责美国行动的人也理解美国这样做的理由。这一态度可以用一家印度报纸在社论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印度斯坦时报》写道：

“首先可以说，美国的过错在于给一个连他许多公开称为朋友的人都私下对他的政治感到厌恶的人戴上了烈士的光环。”

这篇社论涉及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政府想的与说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几乎人人都认为卡扎菲上校是可憎的，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这么说，更不愿意采取行动使卡扎菲停止他的可恶活动。

我国政府表现了克制。卡扎菲上校的雇员在伦敦的利比亚人民办事处的窗口开枪，打死女警察伊冯·弗莱彻，到今天整整两年。虽然这决不是卡扎菲对我们的第一次粗暴挑衅，也不是他的下属第一次在英国进行谋杀，然而，我们还是以克制的态度，正当和文明的方式处理了这一局势。

卡扎菲上校曾多次企图插手干涉我国内政。利比亚向爱尔兰共和国军提供资金与武器，这已铁证如山。今年1月26日，爱尔兰当局查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批来自利比亚的军火，其中有枪枝和弹药，有的甚至装在标有利比亚军队标记的箱中。由此可见，卡扎菲上校对我国以及我们的朋友和邻国爱尔兰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一直持续至今。这些武器当然是用来进行谋杀的。很难理解，这与利比亚有什么相干！更难理解的是，利比亚干涉两个西方国家的内政于阿拉伯事业有何好处。我让阿拉伯人自己来判断，卡扎菲上校的干涉与恐怖行动是否最有利于阿拉伯事业。

英国和爱尔兰并不是仅有的受到卡扎菲上校恐怖主义行动之害的西方国家。比

如，三星期前法国发现，有人想密谋用炸弹袭击在美国驻巴黎使馆排队申请签证的平民并立即驱逐了利比亚驻巴黎的人民办事处两名人员。 美国人去美国不需要签证，所以，即便有伤亡的话，绝大多数会是法国人和其他非美国人。 但是，卡扎菲上校并不理会这些。

今年4月6日，有人企图袭击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我们知道这是奉利比亚政府的命令进行的。火箭在发射时爆炸，袭击没有成功。那天上午一枚火箭袭击英国驻贝鲁特使馆。这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3月25日，的黎波里向利比亚驻东柏林的人民办事处发出指示，命令其对美国人进行一次恐怖袭击。 4月4日，人民办事处通知的黎波里，袭击将在第二天上午进行。4月5日上午，炸弹炸死两人，有230名各国人士受伤。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人民办事处向的黎波里报告，行动顺利完成。

我们知道，在卡扎菲的指使下还策划了更多的袭击。有些由他自己的人员下手，有些是利用中东其他恐怖集团进行。 事实表明，由国家操纵的恐怖主义是卡扎菲政府的主要政策。该政府承认，本星期头几天，它企图袭击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的北约设施，但未得逞。

怪不得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外长4月14日开会说，他们认为，应使那些有明显证据表明参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放弃这种支持，并要求利比亚这样做。外长们进一步提出，恐怖袭击无利于恐怖活动分子自称从事的任何政治事业。类似最近在环球航空公司班机和柏林一家舞厅中所发生的暴行是决无道理的。 外长们还反对利比亚领导人对共同体成员国的威胁，这些威胁蓄意煽动使用武力，直接威胁欧洲。 他们发出警告，任何这类行动将遭到十二国坚决而适当的反击。任何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都不能期望与十二国维持正常关系。十二国最后说，它们将把它们

的结论告诉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请它们共同紧急地分析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

昨天，卡扎菲上校宣布，他将不使欧洲南部军事的活动升级。这很好。然而，谁又能相信他的话呢？他曾说他的目标是全球性的。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谎称未曾下令进行谋杀，同时还说：

“我们正在鼓动革命。在世界各地鼓动革命，建立大众革命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现在大家都要留意，我们谁也不能绝对不受卡扎菲上校的杀手之害。阿拉伯世界的许多政府和甚得人心的领袖早已清楚地知道这点。卡扎菲上校的非洲邻国十分清楚这一点。爱尔兰人完全知道这一点，现在或许全世界都将知道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行动。全世界尊重法律的各国必须合作努力结束这种状况。

苏联和英国在观点上有着很多分歧，因此我很少赞许地引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话。但在国际罪行问题上，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点。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先生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根据苏联代表团散发的发言稿，他说，

“危机与冲突是国际恐怖主义滋长的沃土。不宣而战的战争、以各种方式输出反革命、政治暗杀、劫持人质、劫持飞机、在街头、机场和火车站上用炸弹袭击——这就是恐怖主义的可憎面目，进行这种罪恶活动的人企图用各种无耻的谎言来进行掩饰。苏联原则上反对恐怖主义，愿意同其他国家积极合作铲除恐怖主义。苏联坚决保护自己公民免受暴力行动之害，将极尽全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荣誉和尊严。”(A/41/185.F.9)

我国代表团认为，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也不感到奇怪，因为在提出我讲话开头所引用的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安理会文件中，苏联代表作了相当的努力。

我刚才已谈到我国政府以克制的态度对待伊凡·弗雷彻尔被谋杀事件以及卡扎菲对我们进行的其它挑衅。那天早晨在贝鲁特东南面十里处发现三具尸体、这些尸体还没有辨认清楚，但是我不得不悲伤地指出，其中两具尸体可能是今年3月24日在贝鲁特被绑架的利·道格拉斯和菲利普·帕德菲尔德。他们在一个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给愿意听课的阿拉伯年轻人授课。现在他们可能已经死去。用不着讲，这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又一行径。关于这一问题我还可以谈得更多些。

到现在为止，大部分辩论主要是表示谴责美国对利比亚采取的自卫性军事行动，美国那样做是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利比亚政府直接卷入对美国和其它国家，包括我国的恐怖主义袭击，而且利比亚有一项进行新的广泛袭击的计划。我国代表团支持许多发言者援引的原则，即有必要根据《宪章》第二条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并且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些原则仍然适用，不管是对利比亚，还是对其它任何会员国都适用。有谁能够问心无愧地宣布利比亚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没有违反联合国宗旨，即《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呢？难道我们对利比亚当局扬言对其它国家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明确和公开的官方声明充耳不闻吗？比如，在1984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卡扎菲上校说，

“我们能够向美国中心输入恐怖主义。我们也能够在美国境内造成暗杀、破坏和火灾。”

即使没有卡扎菲上校本人说过的话，在座的也没有人会怀疑美国正确对待威胁或利比亚恐怖主义的认真态度。其实，当时安理会已经在磋商以避免暴力循环的进一步发展。当时我国代表团明确指出，我们欢迎采取防预性外交，并希望能够奏效。但是，当马耳他提出的作为第S/17984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正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明确指出，我们并不认为草案文本或任何此类内容能够包括整个问题而推动问题的现实解决。同以往一样，这种单方面的态度不可避免要造成悲剧，使利比亚认为自己可以不对其行动的后果负责任。

美国从这次事件及其以往的情况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利比亚将继续无视国际行为准则。此外，美国也清楚地表明已经掌握充分证据说明利比亚直接卷入最近

的恐怖主义行径，而且正在策划新的行动。我国政府也掌握无可争辩的证据。同我们一样，美国也享有《宪章》第五十一条所重申的固有自卫权利。

昨天杰弗里·豪爵士在下议院指出自卫权并非一项完全消极的权利。自卫权显然包括摧毁和削弱进攻者的能力、减少其资源，以及削弱其意志、以便阻碍和防止进一步的暴力。

同时，自卫权应当适当地加以利用。因此，当上周里根总统告诉撒切尔夫人说美国打算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主要考虑自卫原则，并认为有必要把行动作一定的限制，并且把目标的选择同恐怖主义的策源地明确地联系在一起。

昨天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说：“在提出的建议中当然有某些冒险。”此类决定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撒切尔夫人指出，英国政府对美国要求使用美国在联合王国的飞机场是这样答复的：

“我们将支持旨在打击明显同策划和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利比亚具体目标的行动。”

里根总统的答复是，这次行动仅限于清楚确定的同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而且将尽力减少波及的破坏。F-111飞机为尽力减少破坏和减少伤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比例上来说，使用这种飞机也是恰当的。如果不是使用这种飞机，无论在地面上还是在空中可能都会丧失更多人的生命。

我们也同其他人一样对在这次行动中受难的死者家属表示同情，我们也有亲身的经历，知道这种暴力循环所造成的巨大痛苦。儿童遇难更是令人悲伤，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经历。

我国直接受到利比亚恐怖主义之害，我们在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朋友也有这种经历。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威胁，这样就没有任何国家动不动就诉诸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公民和领土，这样才是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3月27日我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谈到利比亚离奇的边界政策：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利比亚的六个邻

国中有四个受到利比亚的这样或那样的侵略。因此，这个问题并不只是美国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和平解决中东的核心问题。我国政府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外部的行动并不能代替有关各方为实现和平而必须采取的必要步骤。同时，我们也应当致力解决恐怖分子猖獗地区的问题。

卡扎菲上校企图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掩饰自己的罪恶活动。其实，这些活动只能有害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事业。我国寻求同阿拉伯世界的友谊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卡扎菲上校是这两者的障碍。

有许多人，包括坐在我右边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谈到了安理会对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这一长期威胁无能为力。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我还要补充一下，作为一个理事会我们今天同以往一样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缺乏决心，利比亚仍然会自以为是地认为，它那无法无天的行为不会在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任何不良的后果，那么我们就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安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表现出人们所期待的勇气和智慧，致力于保证利比亚或其他卷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能够适当地尊重国际法。

我重申，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问题是恐怖主义。自这次辩论开始以来，已经有不少令人惊讶的报告称，至少有另外三名英国人遭受恐怖主义的残杀，今天在贝鲁特有另一人被一帮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安理会要怎么办呢？解决还是不解决呢？

我已经说过，面对卡扎菲上校的许多次挑衅，甚至包括谋杀英国公民，我国政府作了巨大的克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谁能向我们保证，说这一政策取得了成效？卡扎菲的朋友们有没有告诉他别这样做？他们有没有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让他别这样做？那些没有进行规劝的人从道义上根本没有资格在这次辩论中发言，更没有资格谴责美国为保护自己的公民采取行动。我赞许地重述我早先援引过的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话。任何人都应该对卡扎菲上校退避三舍，谁也不能充当他的同谋。

问题是恐怖主义，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不然，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国际社会将蒙受更大的损失。我们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原则。就连利比亚也声称支持这些原则。现在，就象我们在自己国家内做的一样，让我们来执行这些原则吧。让我们来实事求是地对付一般的杀人犯吧。让我们来处理滋生恐怖主义的政治局势吧。让我们躲开那些成为国家恐怖主义家园的国家并坚决地对付它们吧。简而言之，让我们照我们自己的决议去做吧。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他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因为从他客气的话语中，我体会到了一种诚挚之情，令我不能不为之所动。

这次会议已没有人要求发言了。安理会下一次会议于明天上午10点30分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5点35分散会。